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6  
5



文庫 11  
D 316  
5



忠武誌卷之七

遂寧張鵬翮

劉廷璣

全校

張懋齡

銘

諸葛武侯宅銘

晉 習鑿齒

達人作振此頽風雕薄蔚采鳴闌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雄自  
昔爰止於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罔窺  
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  
矣鸞駕亦招

忠武誌 卷之七 銘



010190566930

武侯廟古柏銘

唐 段文昌

是草木有異於草木則靈武侯祠前柏壽千齡盤根擁門勢如龍形含碧太空散霧虛庭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攢柯垂陰分翠間明忽如虬螭向空爭行上承翔雲孤鸞時鳴下蔭芳苔凡草不生古絕天風蒼蒼泠泠曾到靈山老柏縱橫亦有大者莫之與京於維武侯佐漢有程神其不昏表此為禎斯廟斯柏實播芳馨

八陣圖銘

劉 隅

洪荒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峯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漸竭亦或有磐石涓泉終古不可斲而絕者此固神理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諸葛武侯八陣圖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卽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爲之暝晦蛟龍爲之駭匿大地羣壑爲之震搖而纍纍之石曾無損移顧不異甚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艤舟浦次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略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北崖岸有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離離隆然介其中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東以瞿塘鎮以灩澦江流抗於吮隘漫渙而回延滙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

漩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剗灑瀨不拔  
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化終爰演兵圖於此  
靈渚擇彝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  
概昭垂萬世與天地江山俱倣爾或以爲公之元機異術真有鬼  
神物護持者失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豫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倣  
此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意愈荒  
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公之運用述作無  
不出於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銘曰岷嶓黑水實維梁州乾  
闕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侯炎精再噓靈威大暢於梁之區粵古

軒皇風收執象摧殄殛免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  
契孰開草昧唯公獨生在漢季業龍姿騰厲以翊昭烈奇機在滄  
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眷此魚復綿延斯千瞿塘下扼灑  
瀨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  
貌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遊翼奇正循  
環蹙吳走魏皇漢是衍頰頰其衷如石不轉業虧鼎足運丁星隕  
唯此無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元理可尋  
贊

諸葛丞相贊

漢楊戲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舉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  
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精研大國恨於未葬

三國名臣贊

晉 袁 宏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  
罰不濫歿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  
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  
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贊曰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  
民猶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埽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  
爲時棟

諸葛武侯像贊

宋 張 栻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仁卓然不捨方卧南陽若將終身三  
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機大綱旣得萬目乃隨我奉  
天討不震不竦惟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  
嚴瞻者起敬

武侯受遺命贊

宋 郭大有

自古顧命未有若季漢君臣者昭烈之言有堯舜揖遜之氣象孔

忠武誌 卷之七  
明之對有伊周篤棊之忠愛其得人托孤之寄得君委任之專與日月爭光可也

諸葛孔明贊

宋 胡寅

孔明一代之英遠謀宏議無一不售者至其自明之語曰謹慎而已何其約也詩不云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若亮者有文王之小心矣彼劉禪凡庸何足以當元臣如此其敬而孔明事之靡不盡道握司魁柄總御六師而無專意恣行毫末可指者非盛德孰能臻此使曹操如聞孔明事幼主之規得不羞愧而入地乎

諸葛武侯畫像贊

宋 蘇軾

密如神鬼疾若風雷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晝不可攻夜不可襲多不可敵少不可欺前後應會左右指揮移五行之性變四時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龍也

三國名臣贊

蘇軾

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論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贊

元 楊維禎

連東吳服南粵未爲侯之功歌渭濱祭道上未爲侯之德行八陣

運牛馬未爲侯之能朝無赦民無譁未爲侯之職於戲立鼎峙於三方受孤庸於六尺輔國政而國不疑竭民勞而民愈力知之者以爲伊周之未遇其未知者以爲齊仲父漢宗臣之匹也

諸葛武侯贊

明方孝孺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武侯贊

明黃同軌

隆中卧龍是無東漢營中星隕是無蜀漢天能壽公公能壽漢本伊呂之流胡管樂之願

武侯贊

劉惟德

嗟炎漢之失鹿得南陽之卧龍遂扶三分之國於天下復立八陣之圖於蜀中忠精貫日義氣吐虹爲一朝之僑傑邁千古之英雄出師獻表方陳要畧休兵於屯欲建大功雖云魏吳之主在智謀自謂超於管仲樂毅脫使湯武之君出其才實可配於伊尹周公噫爲臣盡忠希公之蹤

猗歟武侯德侔三代抱膝長吟孰易其介身都將相孰以爲泰轉

危爲安以小擊大雖嫌不辭之死靡懈人雖云亡不亡者在

武侯贊

楊溥

茅廬三顧出師二表志復中原天日皎皎

評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衆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

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武侯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朱輔曰時亮重兵遠出糧餉不繼懿以銳師大衆乘氣而扞禦之猶狼狽如許况亮五丈原之出恩信行於中原威畧震乎遠邇屯田積聚軍旅雜於居民而莫之間使不死數月懿其能與戰而遂取勝乎故懿非亮之敵也

程子曰賢臣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又曰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



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又曰諸葛孔明有王佐之心

程子曰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

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

朱子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亮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無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而已爾又曰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于午谷易過而武侯自

史記卷之八  
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之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又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爲多焉

朱子曰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閭溷無不修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蘇子瞻曰此公在後漢之末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二疏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

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畧諸葛亮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才大任小惜哉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而已若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宋張栻曰子旣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

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旣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彊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

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之近效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邈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讀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覈陰謀之說故於手寫申韓管書之事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一見昭烈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他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荆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人誰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

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于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正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伯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

胡致堂曰司馬懿之言譎也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爾孔明此舉蓋不復爲退計矣親率大軍入他

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難畊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或譏其短於將畧可謂誤矣

胡致堂曰世之論將者往往以司馬諸葛不及一戰以決勝負爲恨此殆以形求而不察理也五丈原之師正與赤壁之役等然曹氏大敗於赤壁謀拒之者衆其勢亦搶擾傾側會天方佐佑孫劉故孟德以八十萬人爲十艘油葦所挫幾不得免勝負之偉爲快於無窮也若夫五丈原之師深入客地耕田積穀聲勢震薄而意思安閒司馬仲達奸雄善兵懼不敢動請戰示威情見勢窮甘受巾幘之辱殊無他計但決孔明食少幸其早斃固不俟兵刃之交

而懿已披靡大敗矣惟漢不復興孔明亟死故以形迹觀者謂魏勝而蜀負雖杜甫善評亦有嘔血酸辛之歎向使孔明未死豈但禽懿長安以東破竹而下矣至此然後可以歸之於天孔明云亡則知漢室之決不興也夫成敗之利害繫於一時而理之得失事之是非雖千載而不泯孔明忠義之行節制之兵皆可詳細思維反覆觀考使人懦氣激昂因以興起而曹操司馬懿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羯奴猶羞而不取則雖誇奪雄伯於俄頃間何足道哉以是知古今一心理無間斷志士以遠大自期則本心正理常不屈於天下矣

雙湖胡氏一桂曰蓋嘗論之昭烈帝以神明之胄又得衆賢戮力以爲之佐方孔明躬耕隴畝抱膝長吟自比管樂實天下第一流乃爲帝所有他如關雲長張翼德爲爪牙法孝直爲謀主許文休糜子仲簡憲和爲賓友蔣公琰負社稷之器馬孟起兼文武之資黃漢昇勇冠三軍龐士元冠冕南州董幼宰黃公衡李正方吳壹費觀彭永年劉子初之徒咸擢顯要盡其器能宜可以復漢祚弔遺黎然卒局於一隅之蜀而不能取中原塊土者何

陳同父嘗謂孔明隆中之約謂吳可以爲援而不可奈何自吳取荆州之後蜀不能無忘情於吳吳襲關羽定蜀警吳者愈

深夷陵之師急於報怨反貽白帝之辱小不忍以亂大謀蜀蓋失於此矣尙能并力以取魏哉後主禪才雖中下建興之初猶能任賢相亮撫百姓約官職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科教詳明賞罰必信道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圖溷無不修繕征西郡屯漢中攻祁山出散關拔武都陰平已而休士息民治兵講武木牛流馬之作八陣圖之制咸得精要三年而後用之於是約吳大舉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司馬懿固拒不戰而孔明病且卒矣魏將鍾會鄧艾長驅入寇帝出降而漢始亡

魏封安樂公然綿竹之戰臣死於君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子死於

癸未至洛陽受

父又信昭烈之有孫帝用譙周策降艾皇子北地王譙怒曰若勢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不納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數千百載之下讀史至此猶使人凜凜有生氣耳

戴氏少望曰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漢末之季羣雄角力曹操雄據中原號令諸侯孫氏藉父兄遺基割據江左先主區區敗亡奔走之餘起亮於草廬之中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解帶寫誠陳力就列仗順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策疲散而當強敵處僻陋而起雄

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繫命於已非有英雄豪傑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治兵以信義行師以漢室興復為已任以生民塗炭為已責南擒孟獲而不誅志在於綏蠻彝也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於混寰區也至於為政公平用法明允李嚴廢立之徒雖被罪罰而無所歸怨身死之日氓庶野祭遺愛在人至今祀之詩之甘棠殆不過是非有仁人君子之心而能然乎感知己之遇勵匪躬之節受遺詔輔幼主精誠貫乎金石大義感於神明內總朝綱外專戎律上下輯睦人無間言鞠躬盡力以死勤事非有忠臣義士之節而能然乎夫漢之李固孔融有是心有是節

而無是才曹操司馬懿有是才無是心而無是節亮之素志自比管樂然仲能霸齊而不以禮毅能強燕而不克終較之於亮孰爲優劣宜其擅美當年仰高後代古今一詞稱爲王佐之才而不可加也雖然在天者有時有命在人者有才有德才高德厚而時與命不偶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使亮際漢興之運輔神聖之君則其成就功業豈止是耶善觀人者論其才之高下德之厚薄不計其功之成否則於孔明豈可少貶云嗚呼賢哉

楊時偉曰文中子謂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至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締構蓋至孔明而畧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所謂禮樂此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而何禮樂之不興也

胡文定公安國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



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寧都董天錫曰古者寓兵於農居則有養而變則有衛故不得已而用之而民樂從後之論兵者奇正變通大本不出乎此嘗讀漢書見武侯之勸農講武木牛之運八陣之圖深得古人兵農相資之意及觀是編又知其治兵之法有不泥古而可行今者知論將之先才器忠善用人之以擇以試以勵務必各盡其能與夫應機謹候察情之有益於兵蠹弊驕惡之爲兵害者皆發前人之未發信兵家之至論也書不曰兵而曰心表其獨得之妙又以見天下事無不出於一心也是書傳布已久士多習聞而用之有效者無幾譬之大匠然規矩能與人而巧不能與人耳然舍是規矩亦無以爲方圓矣夫蜀魏之強弱不待辨而魏乃懼之如虎者以有武侯在也抑侯之能此卓有本源觀靜以成學學以廣才之論則平日之涵養造就固無容議而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其

心純乎忠義之發宜其事業光明俊偉克成王佐之才也

莆田林文俊曰予讀史至諸葛忠武侯事未嘗不反覆太息也漢之末運羣雄並起曹操以鬼域之雄逞其詐力以脅制天下孫權以乘間據有江東當時一時才智之士爭爲之用不復知有劉氏矣侯獨起從先主於三顧之後曰帝室之胄也曹丕旣篡漢乃勸先主正位於蜀以紹漢統而其爲心直以滅賊興漢爲已任其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侯之志蓋可見矣所惜者炎祚告終使其功業未就然千載之下讀出師二表猶凜然知討賊大義而背君徇利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於綱常豈不重有賴哉

溲浦鄧啟愚曰余考漢室佐命之勲如子房者始以黃石運畧繼以赤松逃名弄丸於楚漢間絕不受人世微纏高絕千古漢之末季炎光燼矣而挽虞淵之日無過武侯試稽其運籌決策與子房埒奈功不酬志秋風五丈原而後往往令人於邑此於侯何憾蓋侯所能盡者子房之畧所不能得者子房之遇子房之遇高祖赤符初剖虎將策士如林如雨何難恢霍武侯之遇後主譬之大匠扶旣傾之厦而支吾株儒之內匠之才竭矣竭才而無救於傾此非匠之過也意有大物者主之所謂成敗利鈍不能逆睹者耶侯起家南陽當其躬耕時夷猶草廬已耳其鼎足三分之畧豹變

陣之圖實豫定之非卒辦之鈴閣則草廬何可眇乎莘野一犁春  
雨潤商祚三亳桐江一綫金風繫漢家九鼎則南陽誅茅之地固  
天地之隩區帝王之策府哉  
陽節潘榮曰平生姦偽死見真性操之所以如鬼也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亮之所以如龍也

瑯琊王士驥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而  
陳壽則先之其曰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余意  
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  
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讓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

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以周公比亮尊之亦至  
矣至於將畧之貶非壽本心以媚司馬懿耳而壽實知武侯其所  
稱述亦多斟酌如曰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  
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  
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  
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  
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也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  
也此語灼然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獨東坡所謂旣不能全其  
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

忠武誌卷之八  
戰屢卻則其誣孔明甚矣取劉璋何妨信義曹丕偽位已定植何能為死諸葛猶能走生仲達何嘗屢戰屢卻而輕於持論如此此則可恨耳於壽奚譏焉

忠武誌卷之八

遂寧張鵬副

劉姪璣

張懋齡

全校

論

諸葛亮論

晉袁宏

或問於袁子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心腹之臣皆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

忠武誌

卷之八

論

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  
人如賓行者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  
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  
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  
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  
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  
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  
疆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  
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

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曰  
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  
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  
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率數  
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  
澗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  
何也袁子曰蜀人輕銳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  
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  
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

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諱路無醉人夫  
本立故未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樂葛優劣論

晉張輔

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  
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  
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其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  
血不足恥經大孔明包文武之德劉元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慮  
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果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  
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染

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  
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勲業垂濟而殞觀其遺文謀謨  
宏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  
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  
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述佐篇

吳張儼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  
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  
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旣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

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與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

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動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懸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

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  
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  
乃解軍元德與操智力多少士卒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  
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  
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元德尙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  
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  
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  
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  
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

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  
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諸葛武侯論

宋 胡寅

三國人材之盛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  
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於伊傅而以  
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  
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尙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  
可爲智者道耳君子有言劉備敏於曹操世多未喻愚謂英雄豪  
傑周遊中土莫不以人才爲急務曹操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



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元德所有吳魏諸臣無能與對備敏於操殆謂是耶

武侯不出褒中論

宋 胡寅

兵行詭道求勝而已延之計可用甚明而孔明不從或謂孔明長於治國而短於將畧或謂孔明疑延不敢委也是皆不然曹操既死天下無孔明對使天而昌漢則孔明由斜谷出自足擒睿而滅懿矣魏延行險以僥倖者也孔明節制之師其止如山其進退如風何以僥倖爲以此一事觀之使孔明從漢高入關則與秦將連和啗之以利因其懈怠而擊之之事必不爲矣此可爲明道正義者言之非急於近功小利之人所能解也

諸葛武侯論

宋 張栻

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益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

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會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若侯者其所謂宏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

諸葛武侯全三郡論

宋 朱 熹

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孔明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益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

武侯自比管樂論

宋 朱 黼

孔明高卧南陽自比管樂余竊論之孔明王者之佐伊尹之儔也

管樂之比特主乎撥亂繼絕之志一時自寓之言耳何足以盡孔明哉夫孔明之於伊尹所遇雖異處心則同夫躬耕有莘而樂堯舜躬耕南陽而吟梁父同一隱晦也聘三往而後起駕三顧而後從同一出處也一夫不被則有納溝之恥漢室未復則爲一己之責同一自任也伊尹往來湯桀二國不以爲間就桀而復伐之天下不以爲叛相太甲而放之復之天下不以爲專孔明兄弟分仕三國國人不以爲二勸昭烈取劉琮後世不以爲貪專國一十二年後帝不以爲僭果何修而得此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豈非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人哉方孔明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吟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之而起要爲天下大義撥亂繼絕耳其肯以天下動心負其主以利家乎其肯爲不義以汚身乎

武侯軍渭南論

宋 陳 亮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甚者至以爲非仲達敵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邪而不知其言皆譎也仲達不能逞其譎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闔妄爲大言以譎其下耳方孔明出斜谷仲達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逼渭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

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少辨事機者之所不爲也仲達知其必不出此姑誑爲此言以妄表其怯以示吾之能料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豈其真情哉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歿也仲達按行其營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爲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

諸葛武侯論

宋 陳亮

孔明伊周之徒而論者多異說以其適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衆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托孤不放不攝權偏人主而上不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爲之信其爲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

武侯北伐論

宋 陳亮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也騏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之軒履濕不濡度山越塹瞬息千

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駿而不足以勝之於是駕輕  
車鳴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鏘鏘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  
不行雖無一時之駿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者吾乖其所能而出  
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畧橫出智者  
之能也去詭詐而示以大義置術畧而臨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  
智者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也使孔明而出於  
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  
智以義而擊勇何必求近效哉故彼以姦我以忠彼以私我以公  
彼以殘我以仁彼以詐我以信兵未至而彼之氣已沮矣八陣刻

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難觸其膺奇  
兵難繞其背伏兵難衝其脇追兵難襲其後謀間難窺詐謀難用  
當之則破觸之則靡鋒未交而彼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  
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之雖孫權亦以爲可憚孔明以步卒十餘  
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  
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栩等常逼之戰兵交卽敗不敢復出姑以  
待斃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其死而無他術也彼豈孔明  
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長奇謀短雖知者亦以爲知其短而不用  
吾獨謂其能爲而能不爲將以乖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

忠正言 卷之八  
十一  
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則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禮樂可興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壓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乃斂重兵自守而姑曰待其弊夫孔明始試其兵或以饑退後雜耕渭濱爲久住之基本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應引兵畧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漢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關東平則諭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至五六年而魏明卽世齊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

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旣舉而吳人膽破矣况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其後遜與步騭朱然全琮之徒相繼云亡權勇決之氣已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旣平天下旣一偃文修武彰善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畧治然後興典禮修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禮樂者文也焉有爲其實而不能爲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

忠正言 卷之八  
固知其必能興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蜀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况禮樂乎使後世妄儒得各肆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武侯親賢遠佞論

宋 真德秀

孔明陳疏於君子小人之際尤致意焉其後孔明既歿而公琰交偉諸賢相繼任政蜀賴以安此親君子之效也三賢既沒而黃皓以嬖倖用事蜀遂以亡此親小人之效也孔明知後主有桓靈之資故豫陳之以爲殷鑒其言至深切也禪乃忽而不省哀哉

諸葛武侯論

宋 羅大經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繫馬千駟弗受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茲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畧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

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  
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  
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  
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  
甚嚴也而當時會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曾無纖芥  
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  
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  
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  
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諸葛丞相躬親決罰論

宋羅大經

史言蜀諸賢彫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  
瘁至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  
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星隕天意  
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  
五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  
之大小身之勞逸而顧疲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  
理也

武侯知相體論

元吳澄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顛之諫也生旣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

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顛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孔明自比管樂論

元 楊維禎

漢之諸葛孔明方其躬耕南陽時嘗自比管仲樂毅人固謂其大言誇世耳以余觀之其才業則過於管樂而道德視伊傅或少劣焉夫齊桓燕昭皆已定其國數年而後管樂爲之將相管因人心之慕周惡楚也而爲尊王攘夷之舉樂因齊湣王之昏亂也而破其七十餘城此其時勢皆易爲者至於昭烈雖漢室之胄而實無

一民尺土人心天命去漢久矣魏吳皆以立國而昭烈棲棲皇皇於其間特一旅人耳其時勢皆不可爲而孔明以蓋世之雄才偉畧乃爲取荆定益而國之南平夷鹵北討魏賊虎視龍驤直欲混一四海而復四百年之宗社此猶築斷隍而城之炊死灰而燃之也若管樂則猶增城障熾火焰耳且楚成不雄於曹操田單智力不強於司馬懿也管不能責楚僭王之罪而孔明能指操爲賊聲其罪而討焉樂爲田單所困而孔明於懿生能辱以巾幗死猶走之其才良過於二子而自以爲比者非謙言也邪陳壽因而評之非其實矣

諸葛武侯論

明宋濂

三代而下有合於先王之道者孔明一人耳其師以正動義也委身事君忠也開誠布公信也御衆以嚴智也其功之不能成天也議者則謂其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又謂其出師不攻瑕而攻堅一出師乃與魏氏角其亡則宜又謂其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所以失之是皆以權謀術數待孔明而孔明明白正大之心初未嘗知之也若三者之議真蛇鼠之見哉

武侯屯五丈原論

明宋濂

凡兵之爲道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故營軍於山者必依山絕

谷視坐處高孔明五丈原之屯高平廣大守不可攻而攻不可取  
進不可禦而退不可追所謂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者  
也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譎語以安其下若果  
曰無事何爲受巾幘之辱而不敢出兵逆戰者與

諸葛丞相論

明方孝孺

以庸常之人而問於賢人君子者人之情也以賢人君子而求所  
不及於庸常之人此非人之恒情而君子之盛節也爲天下之大  
事者必力行乎衆人之所難勉使所爲果有服乎天下然後可以  
驅馳籠絡天下之士而用之苟無以大異乎衆人則爲人役之不

暇何暇用天下之士哉諸葛孔明以布衣至於爲相而人不以爲  
速以討賊爲已任而不任將帥人不以爲自用兵敗而功不成人  
不以爲無勇斷一國之政賞罰予奪無所貸人不以爲專世皆謂  
孔明才智之可以服人而不知不自肆其才智而取諸人此孔明  
之所以服人也三國人才吳爲衆魏次之漢又次之然漢之孔明  
二國司馬周魯張陸之徒皆不能及當是之時天下一孔明耳而  
無所與讓及其爲相顧乃深有資於僚佐而懇懇求忠益之言以  
孔明之賢豈待乎僚佐之益舉全蜀之士豈復有出於孔明智慮  
之右者乎賢人君子之用心也遠而期望也大嘗自見其不足而

不見其有餘常恐已闕之不聞而不敢謂人言爲不可惟不自恃其才智也故能用舉世之才智苟露其才智與人角錙銖分寸以求勝則有才智者皆吾敵也吾安得而用之孔明之爲相歆然虛已以求聞已之過秦漢以下爲相者皆不及也而陳壽之徒比之爲蕭何豈不辱孔明也哉

武侯戮馬謖論

明 李東陽

或以侯之戮謖方之郭汾陽爲不及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卒赦瑊以收功予曰否謖不戮則將帥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可拔且侯能泣廖立李平於身沒之後謖之

見戮容復有餘憾若汾陽之敗罪由史抗瑊又必可收功者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也

諸葛孔明論

明 章懋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嗣子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爲孔明懼也設使昭烈旣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爲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計奸臣假之興以管蔡流言之變造以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以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後主之昏庸而能任賢弗貳者乎雖然

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爲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真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武侯天下奇才論

明李京

孔明死而仲達走非死孔明之能走仲達以生孔明之奇有以寒仲達之膽而奪其魄故也及其既死乃曰天下奇才噫才之奇豈待觀營壘之日而後知懿之奇亮亦豈亮之死後而後決挑之不戰辱之不怒雖巾幗之遺遜以受之甘心焉此其心豈能頃刻而忘孔明之奇哉五丈原之出魏蓋食不下咽矣不足畏之言特以

安諸將心食少事煩豈能復久斯言其懿之肺腑乎故一日無亮懿可以高枕而無憂矣猛虎之在山雖有力者莫當其前及其斃也見而異之曰猛哉斯虎噫非猛之也幸之也仲達之心其以孔明爲猛虎久矣奇才之嘆其亦幸猛虎之斃而異之也歟

武侯治蜀論

明蔡清

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倖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閹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况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

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諸葛武侯取中原論

明任燮

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蓋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因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幸用魏延之策哉

諸葛孔明傳後論

明鄧元錫

蜀在三國最僻小後立又亡最先末矣武侯仗義履仁舍命不渝乃能尊主庇民爛然聳開濟功於管簫之上俾後世尊昭烈爲正統而詠侯伯仲伊呂也可謂百世師矣或頗以其用兵巧遲疵其將畧以行法果核爲用申韓言有之抑言之未也

武侯策取荆益論

明王世貞

蘇子瞻以仁義詐力雜用而取天下爲孔明之所以失而謂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而取其孤昭烈不忍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搦其背而奪之國其與曹操異者幾希

吾以爲蘇子書生也不識理勢且又不讀書不考其時事夫荆州用武之地孔明之初見昭烈已言之昭烈不得荆州不可以抗曹氏曹氏不得荆州不可以滅昭烈而扼江左之上游然則曹氏未嘗一日而忘荆州與昭烈也昭烈以左將軍領豫州牧劉表僅鎮南將軍領荆州牧其位在表上特以羈旅相依粗具契誼非有君臣之分也表天子之一刺史非世守之國也表兄也昭烈弟也兄終弟及非過也取之固可否則取之而表琦爲刺史而身輔之以拒曹氏亦可昭烈之不忍固仁也而孔明之計非不義也當陽之敗幸而夏口之有歸又幸而孫權不與曹氏合耳不然昭烈之首

已懸之許昌矣吾固曰蘇子不曉理勢也昭烈之入蜀劉璋逆之欲破張魯孔明不在行也其卽會而欲掩劉璋者龐統法正也而昭烈不忍也旣劉璋微覺之而不給軍食所至以兵守關隘昭烈欲歸荆州而跋尾之不能且立稿矣劉璋焉子也焉不恤宗室之顛危而據險自固朝貢俱廢又擅造郊祀乘輿法物非叛臣而何璋之立未請命也曹氏之拜官曹氏與國而已仗義以討之夫誰曰不宜吾固曰蘇子不讀書又不考其時事也

武侯用馬謖論

明鍾惺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冰鐵之語遂爲觀人用人定論孔明用

忠正言 卷之八  
人雖別自有意然追念斯言能無心折孟獲一役始終用謾一語  
又何其言之實一至此耶亦與今之無實而高談者有間矣

武侯食少事煩論

明 馮夢禎

諸葛食少事煩司馬懿聞而喜曰孔明其能久乎嗚呼斯言也其  
億中也世之論者遂以是咎孔明謂其不自愛惜彼將以孔明之  
命制之者食耶事耶天耶天如不亡劉氏則必眷祐孔明固其精  
神葆其元氣愈澹泊愈明神愈勤勞愈果銳日噉食不至數升亡  
恙耳罰二十以上者皆親覽亡恙耳周公之論壽也必稱無逸食  
之少事之煩非所謂無逸乎宜其養壽命之元迓靈長之慶而顧

謂不久以此此其說何謬也孔明之所以不久者天耳天將厭棄  
劉禪使司馬氏綱而收之以孔明不死於甲寅則後主不亡於癸  
未是故一旦而先奪之當其時使偃仰屈伸啣噓呼吸脯醢適口  
梁肉理生祇足以資後世之笑烏足以延孔明哉何也人不能勝  
天天固能勝人也人見祁山之師未捷而營中之星已隕以爲孔  
明致死有繇仲達料亮如神矣嗚呼仲達斯言果真耶彼夫百姓  
告喪追思過邁及睹姜維之反旗迴指遂不敢逼卒成死諸葛走  
生仲達之謠嗚呼彼能卜孔明之死於尙生顧疑孔明之生於旣  
死彼於使者之言卜其將死於百姓之奔告疑其猶生耶旣乃解



嘲曰能料生不能料死嗚呼死且不能料而况於生乎奈之何三軍信之萬世信之往往惜孔明自天其天年不知自古英雄豪傑存亡修短皆天有意乎其間卽昭烈之興士不輻輳鱗集哉彼其先孔明死者如士元孝直雲長翼德如子龍彼其後孔明而死者如琬如允如禕豈皆食少事煩故耶孔明出師表固已慨人才淪喪幸此身未瘁而孰知天更不憖遺耶蓋其生也天爲劉氏開三分之業其死也不欲其成一統之基孔明之修短劉氏之修短爲之食之少事之煩天何與焉

武侯取益州論

明王志堅

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爲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犍爲太守任岐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爲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爲不義不盡考本末也

武侯取劉璋論

明葉采

昭烈以信義聞天下而取劉璋議者以璋善遇昭烈反扼其吭而奪之國豈得爲有義吾竊謂不然方董卓之亂英豪競逐猶皆以討賊尊漢爲名劉焉乃陰懷異志乘間據有益州偃然有不臣之心茲蓋漢之奸賊二袁董卓輩爾及璋孽息闇弱復盜王土昭烈

思正言 卷之八 三  
方仗義兵攘羣盜以復漢室此而不誅漢室當何興邪故昭烈茲舉上以攄漢帝之憤下以誅劉焉之姦厥功大矣何負義之有

武侯七擒孟獲論

明 劉朝箴

孔明討孟獲七縱七擒說者謂其釋魏吳而屑屑於小醜稱戈則不獵猛虎而逐狐兔不問萑苻盜而捕胙篋者流也嗚呼是豈膚淺所及測哉蓋巴蜀接北南夷兼之獲得夷落心有如玩不爲討一旦誘衆發難嚙我邊氓躡我四境則孔明雖欲治兵遠討亦安得委門庭之寇越在疆場哉故北伐許冀下甲江左心非不日夜籌畫而權其勢之後先緩急則必平定南中以爲根本計然後方

爲東北圖斯完策也不然漢賊不兩立孔明顧反忘情吳魏也平說者尤病其擒而縱縱而擒則其威褻慮其擒而縱縱而不可擒則其技窮噫公瑾仲達豈不稱智謫士然猶墮其計畫中而莫之敢角何論么麼孟獲且欲讐伏南夷之心而令邊徼不聳則奚恤七擒縱之爲褻也世儒徒習於口而執迹以詆英雄真瞽說耳

武侯征南中論

明 吳 欽

孔明之征南中人有謂干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舍不磨而么麼是先致使北定中原反爲遲局深惋惜之此不但未識孔明并未見陸遜上孫權之議耳遜之言曰方今

英雄基峙豺狼闕望山寇舊惡依阻深地腹心未平難以圖遠且克敵寧遠非衆不濟取其精銳可益部伍夫蜀之南夷豈下於吳之山越雍闓附吳豈殊於費棧降魏得南中之飛軍豈弱於得山之勁卒况南中更饒金銀犀革丹漆牛馬可以充繼軍資耶取之則足以爲利舍之則足以爲患取之則爲本國之牙爪舍之則爲敵人之羽翼成敗間不容髮智者爲計顧不出此乎儒生胡足

以知之

武侯謹慎論

明張瑋

人之知武侯不如武侯之自知其所明告漢帝者只曰謹慎而已觀其出師請命小判請貶用人如恐不盡聞過如恐不及至儉約終身不使死有贏財以負知遇略擅千古而不以先人勲蓋一時而不以自伐真到底謹慎人也夫曹馬之才不甚後武侯其失處只一不謹慎武侯之才不大過曹馬其得處只一謹慎相天下者可知所以自處矣

諸葛武侯出師論

明張溥

諸葛亮之說先主借荊州取益州也其道皆雜王霸行之及受顧命輔後主則行事純乎王矣雍闓孟獲煽亂南中亮務服其心不尙誅殺縱擒者七夷不復反卽文王於昆夷曷過焉建興五年亮

帥軍渡漢中圖中原六年正月敗於街亭十二月圍陳倉斬魏將  
王雙七年春拔魏武都陰平秋次成固却魏師九年春伐魏圍祁  
山夏敗司馬懿於鹵城殺張郃十二年進軍渭濱分兵屯田八月  
亮薨考亮生平年二十七爲先王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自  
此以往謀定戰克成蜀偏安助後主十二年通吳討魏國中富強  
享年五十有四嘔血卒軍以天下之才限於中壽萬世痛之抑天  
欲亡漢亮安能存史臣不察遂謂其長於治戎短於奇謀殆斥鷃  
之見乎曹操殺伏后曹丕廢獻帝孫權殺關羽敗先主以漢言之  
魏爲盜魁以蜀言之吳爲讐首亮不先讐吳而讐魏孔子宗周之

義也亮初見先主卽定計跨荆益保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觀  
變以興漢室其後成功及此先主敗崩事豈可復爲哉上非光武  
之君下無馮耿之將搏攫盜賊猶病其難况魏方篡漢地據中國  
名稱正統司馬懿蔣濟等謀國料敵材悉倍蜀亮欲一人制勝天  
心地勢人事物力一不與資旅弱於少康之興夏志大於管仲之  
霸齊數年蕩定必無其期亮屢出而不悔者誠謂蜀伐賊亡不伐  
賊亦亡坐而待亡不如其伐也以王霸雜行者純乎霸者師出於  
奇純乎王者師出於正出於奇者非大勝卽大敗出於正者無大  
勝亦無大敗輔英主以奇輔弱主以正昭烈旣崩亮敢用奇哉魏

延子午之策彷彿孫吳亮危而不用者知彼知己計慮深矣亮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調賦而國不知賦軍農並興若行無事以周公之法寓於管子之令而天下莫能窺其間是以神也混一之朝有征無戰角立之國有戰有守蜀守國也非戰國也後主爲君守而不足諸葛亮爲相戰且守而有餘西晉降而東汴宋降而南時可爲十倍蜀矣其如無亮何

武侯不用魏延危計論

明沈權

古上將之成功闢外者曷嘗不以奇計勝延欲提數千之旅入無人之境出褒中循秦嶺涉子午擒夏侯楙而西與丞相會於漢中

彼其計豈不謂奇而何孔明之不用也噫此固孔明謀事之周而常處夫萬全之地與夫其由間道而襲長安不過出其不意其率輕兵而掩夏侯不過攻其所不守然孟達之反新城不八日而司馬扼其謀郝昭之守陳倉歷數旬而孔明窮於計事之不可以輕敵必勝類如此謂延之計而可必其成哉且其計可進而不可退可出而不可入可成而不可敗使人有以料達者而料延先爲之備以待延之至蜀必無延矣又不然而楙嬰城而守遷延旬日如陳倉之不可卒破蜀亦必無延矣延之敗不足惜而所以張魏人之威挫我軍之銳孔明其何辭焉此其計之未可必行者也如必

忠正言 卷之八  
三  
執用奇以尤持正則李陵之敗非明驗與當陵之願以步卒五千橫行匈奴中計成壯而卒甘心鹵廷爲天下笑非陵之智勇滅於魏延而兵行危道且獲禍敗則延可知也武帝不能必之於陵孔明乃能必之於延哉或曰延有反相孔明知之早嗚呼庶幾近之

運曆道統論

國朝 朱 璘

大道之所以不絕於古今者恒賴有人焉以維之故五百餘歲之出運未之或爽者也乃說者謂孔孟而後大道淪亡至宋濂洛關閩諸先儒發明之而復續夫自周迄宋已千百餘年矣其間設無傳人大道不幾中絕乎予以爲孔孟之學發明之者宋先儒也身

體而力行之者諸葛武侯也武侯蓋應運而篤生者也其澹泊明志非卽不去貧賤不處富貴之心乎其寧靜致遠非卽靜而能安安而能慮之旨乎惟其得力於寡欲養心而明理見性由體達用以上續夫孔孟之統者也或以其佐昭烈用武中多權變而遂忘其所學之本顧然其權而不離乎經變而不失其正因有以權變非其所長譏之者嗚呼此其所以爲武侯乎孔子志在春秋孟子尊王賤伯武侯心存漢室賊魏外吳其揆一也若夫出處合乎阿衡治戎合之尙父理政邁於子產雖未學如陳壽者猶謂其開誠布公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人而吏不容奸道不拾遺風化肅然

豈非王道之明驗哉設以治頗嚴峻爲申韓巧於器數爲駁雜則是先王不必明罰勅法而周公又何以多材多藝稱耶文申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潛室陳氏謂孔明天資帶得好又從學問中出來誠見我武侯體用兼備聖學在道一以貫之者矣夫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卽濂洛關閩諸先儒主靜主敬之學皆不外是特當時無有發明之者猶之孔孟之學歷千百餘年至宋先儒而發明之也運膺五百裴晉公豈虛語哉

辯

淮陰武侯辯

宋 劉安世

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淮陰不及武侯遠甚論功業武侯何寥寥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武侯隱隆中當時謂之卧龍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武侯必待三顧而後起楚漢用兵皆非淮陰敵而又常輕易之三國司馬羣用兵皆武侯等又素畏之如虎故功業不同也

諸葛孔明文集辯

明 李夢陽

諸葛孔明文集六卷凡七十六篇將權之北狄五十篇世布之矣稱將苑一曰心書武德之陰察二十六篇則增者爾稱文集云閻子兵備信陽也刻其集布焉或問閻子曰集奚而刻也閻子曰吾

方有兵事曰以兵事乎曰以兵法曰以兵法乎曰以兵道曰以兵道乎曰以其出諸葛氏曰誠以是也子習焉由焉已矣奚刻而布也閻子曰夫吾惡夫已而不人者也李子聞之曰大哉閻子可謂無我者矣然謂是書出諸葛氏則非矣閻子過李子問曰是書也奚不諸葛氏出也李子曰竊聞之善道者不勦說以襲名善言者不附同以著見是故老不歸孔儒不畜墨各法異旨王不述霸是書仁義詐力共條則誠僞淆矣湯武桓文並稱則王霸交矣引經括史道流是證則偃仞昭矣出入黃老申韓則授受駁矣繁簡異製文體亂矣兵詳政畧立意渙矣是故是書也其事雜其法該其

道混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故曰非諸葛氏出也閻子曰兵變事也用無定形漢賊不兩立耕者雜於渭濱善矣不曰襲荊州之孤勒益州之降乎人必湯武則龍顏不漢日表不唐矣李子曰兵無定形道有常體故談湯武者羞桓文慕桓文者鄙孫吳何也湯武者仁義之兵也順天應人者也桓文者節制之兵也假之自利者也孫吳者詭詐之兵也施之昏慢之國而後可者也夫是書也三者備矣故稱雜焉雜則事輒稱該焉該則法互稱混焉混則道亂故曰是勦說而附同者爲也且樊蒙進吳贊羽德曹謂備爲蜀先主云云斯言也果亮口出哉閻子曰內經假於黃岐然術者莫之



能離左氏疑於邱明而學士罔舍其辭是書也習而由之卽用以指事因心以探法觀我以制道無於世不可也是不是暇論哉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明 王世貞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畧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技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八陣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老之畧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伎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矣勞則不得不嘔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

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於諸將疑於不足而足於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余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楊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愷羣策而自屈其力天曷故焉以語夫相臣之道幾矣非所以語於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梁棟構榑必構夫榑桷椽杙之良者充焉斷其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黷然而中腐者

匠之罪也其無梗枵椽杞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  
精之漸熄天下固已忽焉亡劉氏而天又從而更之故以龐統之  
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鷲焉而死於是乎孔明之  
志窮勢獨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  
徒以善其後雖以妄復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肆暴之  
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渤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  
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  
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  
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鄴侯望諸葛也孔明

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  
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於  
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於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於  
天下之爲兵者苟聲至而嚮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  
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鄴  
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糧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  
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能而後可則周官  
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棄才而闕一世哉

序文

刻八陣圖舊序

明 東萊藍章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嚴從謂其出於風后握機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托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於黃帝書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於李靖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蹟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復一在南市予嘗之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舊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唯魚復者迄今如故

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四壘布於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於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畫也卦定於方以知故八陣象之畫起於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畫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筌太白陰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龍虎烏蛇爲奇亦出臆見至謂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駐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

後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闔鉤聯蟠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始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命武都人龍正圖之而註其左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而臂運指無不如意則禦寇而搏擊焉一陰一陽變化出沒而莫有逆吾命者矣孫武曰鬪亂而不可亂形圓而不可破非武侯之圖其孰能與於此哉

藍公八陣合變圖說叙

明維陽徐昂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於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

昉於黃帝風后而實得於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於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衡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之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爲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圖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盡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

史記 卷之八  
三  
不敢輕出以取敗也武侯已矣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復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說而於總圖後少却月陣圖少却月陣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禦猝然之變也哉且於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景慕武侯遣使魚復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復得武都士人龍正者諳練陣圖與語昭合深加賞識遂命取小石於廳事後布以

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手而成於是以其法教諸將士驗其可與有爲也遂著之圖說比舊加詳而擺陣變陣之舉實發所未發也刊以成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人給一本誦而習之無何精熟敵愾之氣十倍尋常矣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銳以衝之衝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威武奮揚屢戰屢勝雖公之忠貞智勇有過人者何莫而不自八陣圖說中來邪若夫陣圖之說之用於方來則亦存乎其人也云爾

蜀漢本末序

明方孝孺

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於後世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

或賤之私媚者之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恒情者或汨於流俗之見或眩於強弱之勢或以事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時勢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儉人卑陋鬼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嚴霜降而蟲虺螫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是非正僞粲然昭布於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螟螣之智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迹至暴當是之時昭烈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旣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海

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於光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出百王之表而未知所止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子朱子出而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心正統尊而僭亂誅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都趙氏復因之而取自昭烈之生至於帝禪之亡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至當之論別爲一書曰蜀漢本末而朱子綱目之旨至是愈白於後世蜀王殿下撫國之暇覽而悅之命重刻之以示學者而俾臣序其意夫昭烈之仁厚孔明之忠順固可以爲

君臣師表而蔣琬費禕董允之治國關張趙馬之用兵與夫諸葛氏之有瞻尙關氏之有彛張氏趙氏之有遵暨廣推其所由來昭烈孔明之事蓋有出乎區區功業之外成敗之表者非王之信古知道樂善不倦其孰能知之深而愛之篤也哉

諸葛丞相集序

明張燮

武鄉篤魚水之歡搆蠶叢之緒十倍曹丕固也嗣主不才君可自取主臣之際直是全瀝血誠焉余又歎以禪之闇沕而當武鄉之世了無失德可猜似於中有默化處武鄉身在行間君門遠於萬里而黃皓在側終伏而不敢逞猶之仲達甘受巾幘直至將星宵

殞然後得志此其斡旋俱非後世人所能得測矣夫張文成之贊草昧也鄧高密之毗中興也武鄉之締末造也三人俱王佐才宏振儒効然文成高密翊運方昌難而易武鄉維運將墜難而難張鄧於文辭不少槩見獨武鄉諸作如日月經天延耀入石洪濼之氣依然可掬微獨出師二表梁父一吟芬人齒牙其他條奏教令語語真至俱令聞者意醒卽屑玉碎珠莫非重寶也按陳壽上諸葛表云荀勗和嶠使臣定蜀相諸葛故事輒刪除重複隨類相從爲二十四篇然則名雖爲集實爲事與言兼載非盡其文筆而今已無傳矣郭哲卿中丞在楚嘗刻公集然多未備余錄其文筆存

者哀成二卷是固八陣之剩圖而木牛流馬之遺法也爰爲叙

諸葛心書序

明 戚繼光

言握機者自黃帝太公尙矣後雖有孫子穰苴之徒然皆戰勝攻取之略而已非有澤於仁義道德之旨也武侯當鼎足之形屬疲做之秋以精白之心策制勝之謀迄今讀其書有一不本於仁義道德者乎語云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武侯之術攻心之術也所以爲三代以後一人也爲之索其秘圖及其行事制度共爲一書雖生漢室以後儼然如對隆中人矣是爲叙

祭諸葛武侯文

宋 宋 祁

維諸葛公矯矯猶龍躬耕南陽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吕比踪時非三代炎運欲終姑謂管樂王圖霸功誰其知之有鹿門翁拜翁牀下心敬高風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維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繫所逢昭烈大度三顧始從言踐道違志存數窮拜表出師涕泗縱橫渭水秋咽草廬夜空嗚呼興漢曰武託孤曰忠經千萬年仰止彌崇南國之紀山川秀鍾偶來自蜀漢水撫封皆公故國祇謁遺宮借公餘畧潛折敵衝憚公德威遐邇所同載祀襄人永護柏松

謁武侯廟文

宋 王十朋



忠貞詩 卷之八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卧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先主將  
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志小寰宇假令  
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英雄墮淚今古將略非  
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  
存風流可觀旁有關張一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昭烈忠武君臣文

明蜀獻王

龍興雲從君明臣良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粵若稽古實  
惟成湯三聘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爲商歷嬴秦而兩漢  
孰能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羣雄之擾攘噓炎燄於寒灰時

三顧於南陽情交權於魚水言靡問於關張保岷峨控荆湘三分  
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予丕仰於休風幸  
開國於是邦覩闕宮之頽圯歎古柏之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牆  
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於一堂告  
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致祭醴酒刲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  
蜀民降福穰穰

南陽遣祭文

維嘉靖十八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巳朔初八日丙子大明皇帝遣  
駙馬都尉鄔景和

諭祭於漢武侯諸葛亮曰養高隆中非三顧不起戮力王室拜二表乃行觀其禡孟德走仲達孔明其人豪也歎惜乎將星殞地中道而殂漢遂不振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表忠有祠諭祭有儀靈爽不昧尙其歆之

春秋制祭文

維年月朔日河南南陽府知府某欽奉

朝廷致祭於漢丞相諸葛武侯之神惟神學術正大出處光明功蓋三分首委身於帝胄忠宣二表早發迹於隆中睠此邦人永懷風節念草廬之久做復祠宇之更新茲值仲春恪修祀事仰祈靈

貺昭格無窮

祭忠武侯文

明雷鳴春

維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八月乙酉朔越二十八日癸亥河南南陽府知府雷鳴春謹以剛鬣柔毛香楮庶品之儀致祭於諸葛武侯之神曰惟神漢代之傑君子之龍抱奇才於叔世完正氣於隆中出處揆度舉動雍容集思廣益開誠布公興蜀一念天地憐其正出師二表鬼神鑒其忠伯仲伊呂蕭曹下風誠人物之殊絕宜今古之追崇草廬葱鬱岡月朦朧巍巍其貌耿耿者衷要識興亡關氣運敢將成敗論英雄嗚呼悲哉悲哉嗚春叨牧茲土景仰高踪

忠貞言 卷之八  
英靈尙在感慨惟同謁名祠而展敬悼王業之鮮終冀神明以昭  
格篤皇佑於無窮尙饗

祭諸葛武侯文

明 葉秉敬

嗟哉夫子兮千載忠臣伊賊操之挾天子兮夫固唾手而爲君賊  
智百倍於新莽兮何乃頰首而不敢以卽真賴夫子之在蜀漢兮  
賊破膽而驚神嗟祁山之六出兮喜天戈之肆陳死制司馬之魄  
兮生擒曹氏之魂驚豪奴與悍婢兮將奪位於主人發一士尊鉗  
制其家兮令彼睥睨而無因真千萬年一大痛快兮又何出師未  
捷之云是蓋愛夫子者過於望夫子兮故猶以大統未集爲嗔惟

子小子之愛夫子兮獨不在於一統而妙正在於三兮肅拜絮而  
陳詞兮覺夫子大笑吐喜氣而氤氳

